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50

25 March 1986

CHINESE

---

## 第三五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3月25日上午10点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C. 克莱克斯先生(比利时)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N. 克罗姆先生  
A. 贝莱德先生  
M. 特菲安特先生

阿根廷

M. 坎波拉先生  
R. G. 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R. A. 劳先生  
M. 利茨女士  
S. 弗里曼先生

比利时

C. 克莱克斯先生  
P. 涅文斯先生

巴 西

C. A. 席尔瓦先生  
S.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K. 特拉洛夫先生  
V. 博吉洛夫先生  
P. 波普切夫先生  
R. 德扬诺夫先生

緬 甸

吴丁吞先生  
吴密丹先生  
杜艾艾木女士

出席者名单

加拿大

A • 德斯普雷先生

中 国

王止芸女士

刘中仁先生

谭汉先生

杨明良先生

胡小笛先生

锁开明先生

沙祖康先生

李道中先生

古 巴

莱丘加 • 埃维亚先生

P • 努涅斯 • 莫斯克拉先生

A • M • 卢特亨 • 德莱丘加女士

捷克斯洛伐克

A • 齐马先生

B • 贝德纳先生

埃 及

S • 阿法拉尔吉先生

M • 巴德尔先生

F •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H • 雷尼先生

G • 蒙塔西埃先生

出席者名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罗泽先生

F. 扎伊阿茨先生

J. 登布斯基先生

M. 施奈德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韦格纳先生

W. 博尔夫斯基先生

W. N. 格尔曼先生

H. 彼得斯先生

匈牙利

D. 梅斯泰先生

F. 加伊达先生

印度

A. S. 贡萨尔夫斯先生

S.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N.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A. M. 法奇尔先生

A. 马斯巴尔·阿克巴尔先生

萨沃洛·萨比尼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N. K. 卡米亚勃先生

出 席 者 名 单

意大利

R. 弗朗西斯基先生  
F. 皮阿杰西先生  
G. A. 布拉切西先生  
M. 帕韦塞先生

日 本

今井隆吉先生  
小西正树先生  
工藤先生  
石栗勉先生  
冈田正先生

肯尼亚

D. D. 阿方德先生  
P. N.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Z.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P. 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 古

L. 巴亚特先生  
S.-O.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E. G. 本希马先生  
O. 希拉莱先生  
M. S. 本莱恩先生

出 席 者 名 单

荷 兰

R . J . 范 . 斯海克先生

J . 拉马凯尔先生

R .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A . A . 埃拉先生

巴基斯坦

M . 阿赫迈德先生

K .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波 兰

J . 雷赫拉克先生

J .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G . H . 基里拉先生

S .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J . 达纳帕拉先生

P .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 典

R . 厄克于斯先生

L . - E . 温伦先生

H . 伯格伦德先生

A . 劳女士

S . 阿莱米尔先生

出席者名单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B. P.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G. V.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E. K. 波佳尔金先生  
G. V. 安齐费罗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I. T.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J. S. 埃迪斯先生  
I. P. 查默斯先生  
J. F. 戈登先生  
J. A. 格兰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洛维茨先生  
T. 巴塞茨米先生  
P. S. 科登先生  
L. 布朗森先生  
J. 格兰杰先生  
R. 高夫先生  
R. 莱文先生  
R. L. 卢阿塞斯先生  
R. 纳尔逊先生  
M. 温斯顿先生

委内瑞拉

A. R.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J. 克劳维尔特·冈萨雷斯女士

出席者名单

南斯拉夫

K. 维达斯先生

M.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N.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三五〇次全体会议开会。

根据工作计划，裁军谈判会议今天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4，“化学武器”。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 30 条，任何成员都可以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今天发言名单上的发言人有：中国、联合王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加拿大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我现在请中国代表钱大使讲话。

钱嘉东先生（中国）：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担任本会议三月份的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你以你的丰富经验和外交才干正在出色地完成着你的任务。中国代表团保证与你进行充分的合作。

我也要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在主持二月份会议时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和感谢。

主席先生，

今天，我想就我们议程的第四项化学武器问题作一发言。在这之前，我要先就中国赵紫阳总理最近的一次讲话作一介绍。

如所周知，去年四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国际和平年宣言”，宣布一九八六年为国际和平年。中国政府 and 人民热烈拥护这一决定。作为响应联合国号召纪念国际和平年，中国准备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之一，三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了由数千人参加的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大会。赵紫阳总理也出席了大会，他的讲话就是在这个集会上发表的。他在讲话里再次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与裁军的强烈愿望，并阐述了中国政府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他强调，中国反对军备竞赛，决不会参加这种竞赛。他宣布，中国已多年没有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

在他的讲话里，赵总理还概述了中国政府对裁军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把它们归纳为以下九点。

一、核军备竞赛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核裁军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二、拥有最大核武库的美苏两国应当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大幅度削减和就地销毁它们部署在国内外各地的一切类型的核武器。这将为召开一次有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核裁军会议来讨论进一步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措施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为了防止核战争爆发，所有核武器国家应当承担在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国家与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在此基础上，应缔结有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国际公约来保证禁止使用核武器。

四、应当同时和均衡地削减并就地销毁苏美两国部署在欧洲和亚洲的中程核导弹。

五、在削减核武器的同时应当大幅度削减常规军备。所有国家的常规军备应当只用于自卫，而不是用来威胁别国的安全。

六、外层空间应当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为全人类造福。各国均不应发展、试验和部署任何形式的外空武器。应当尽早通过谈判缔结一项全面禁止空间武器的国际协定。

七、应早日缔结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在此之前，一切拥有生产化学武器能力的国家均应保证永远不使用化学武器并停止试验、生产、转让和部署化学武器。

八、为了保证实施军备削减，裁军协定中必须规定必要和有效的核查措施。

九、裁军问题涉及所有国家的安全，因而不应被少数大国所垄断。大国间的裁军协定不能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不管是军事强国还是弱国，都应享有参与讨论和解决裁军有关问题的平等权利。

赵总理指出，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和观点考虑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以及所有有关方面的观点；中国支持所有真正有助于裁军的建议，并愿与各国一起继续努力推动裁军取得切实进展。

主席先生，

赵总理的讲话是一次重要的讲话，它再一次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裁军的重视和诚意。为了便于各代表团进一步研究这个讲话，中国代表团已将它全文印发，我不在这里逐字宣读。

主席先生，现在请允许我回到化学武器上来。

禁止化学武器是本会议议程上的优先项目之一。四十届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决议，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加紧进行谈判，尽早完成制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任务，再一次反映了国际社会要求早日从地球上彻底消除这种可憎武器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在日内瓦议定书已经签署了六十多年的今天，化学武器仍在被使用，这一严峻的事实更增加了问题的紧迫性。

与其他议题相比，禁止化学武器也确实是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一项议题。经过过去几年的工作，化学武器的谈判已取得了一定进展。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未来公约的初步结构。在一些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上，有的逐步缩小了距离，有的正接近于达成一致意见。在禁止范围问题上，各方基本上都已同意列入禁止使用，并同意公约应重申一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原则、目的和承担的义务。在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方面，连续现场视察的原则已被广泛接受。在一月举行的续会期间，又拟定出了关于化学品清单的一个综合方案，从而摆脱了在化学品清单和标准问题上“先得有鸡还是先得有蛋”的长达三年的争论，这一切说明，只要各方具有解决分歧的诚意，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谈判是可以前进的。

在本届会议开始以来，我们又看到了有利于谈判的一些新的迹象。我们很快重新成立了特设委员会和三个工作组，并经过磋商确定了它们的工作计划。许多代表团就这项议程作了发言，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一些代表团提出了或将提出新的工作文件。加拿大代表团并为会议专门编印了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五年的有关化学武器问题的文件汇编和有关调查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的指控的手册，此外，大家还注意到，两个拥有最大化学武库的国家都曾表示愿意加速公约的谈判，并且愿以它们的双边会谈来协助解决多边谈判中遇到的问题。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鼓舞的。人们有理由期待今年化学武器特委会的工作将会在克罗马蒂主席和三位工作组主席的干练的主持下以及各国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下取得进一步的成果。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我们面临的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在不少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花费很大气力。为了有助于推动当前谈判的进展，中国代表团愿就几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关于化学品清单的问题：在一月续会期间虽然已经制订出了一个清单的综合方案，但这些清单毕竟还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讨论和充实。这方面，应予重视的一个新问题是，各类化学品应受制的制度问题。这是不少代表团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它们的关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不知道对放在清单里的化学品将采取什么样的制度，人们将难以判别各类化学品的划分是否合理。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重新陷入一场“鸡与蛋”之争。我们很高兴目前有关工作组已经采取了把清单、标准和制度结合在一起考虑的正确途径。去年瑞典代表团曾提出一个有关拟定化学品制度的综合方案（CD/632）为不同的化学品制订出三种制度，这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利用。

二、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鉴别问题。一月续会曾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应进一步予以发展。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制定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的标准问题，是定得宽一些好，还是窄一些好。我们一直认为，应只把单一用于生产化学战剂及其无和平用途的关键前体的设施或工艺单位定义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而不把范围定得过宽。范围太宽了，不会有助于未来公约的有效性。有一种想法，认为还应该把双用途的生产设施也包括进去，并提出可根据其产品用于和平目的和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比例来加以识别。我们认为这会涉及到许多不易克服的困难。其中之一是，民用产品的需求往往因各种原因每年都可能有所变化，如果依据产品的分配百分数对该设施进行鉴别，那该以哪年的数据为准呢？又如何照顾到未来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呢？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双用途生产设施，比较妥善的办法是把它放在化学武器非生产核查的制度下予以监督和控制。

三、关于化学武器的定义和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化学战的威胁，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储存应成为未来公约的首要目标，同时对可能被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化学品，也应根据其化学和物理性质建立有效的制度，以防止出现新的化学武器。

为此，有必要为化学武器规定一个科学的定义。我们一直主张使用“化学战剂”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既简练，又能明确体现制定公约的一项最重要的标准——一般用途标准，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一些判断一个毒性化学品是否可用于敌对目的的客观技术标准。因此，它既可包括现有的，也可包括将来可能出现的用于敌对

目的的毒性化学品。这一概念事实上已在国际上通用多年，但是，在我们中间，有些代表团对在公约里使用这一概念一直持有不同意见。在前两年，我们曾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同意采用其他的表述方法，而把我们的意见保留在脚注里。但在近年来的讨论中，我们感到，如果仍然使用不能体现一般用途标准的中性术语来为化学武器下定义，在不少场合会很容易引起混乱和误解。我们希望各方能继续就定义问题进行探讨，以取得大家都感到满意的解决方案。

关于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问题，我们在一九八四年提出的工作文件中（CD/443）曾提议，为了使人类尽早免除化学战的威胁，各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应首先销毁其毒性最高、威力最大的化学武器储存。一九八五年，我们进一步提出了有关销毁的CD/605号文件，其中建议有关缔约国应按比例、分阶段销毁其化学武器库存，提出了化学战剂库存当量的概念并提出了把库存量和毒性强度相结合来确定销毁量的计算公式。我们很高兴这一文件得到了积极的评价。我们愿意同各国代表团继续合作，使之更为完善。我们也将认真研究其他代表团的有关建议。

四、核查问题。这是制订未来公约的一个关键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对公约能否达成协议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令人高兴的是，在对销毁过程进行核查方面，各方的看法似乎已经比较一致了。一九八四年以来各方原则上都同意，化学武器贮存的销毁应该在连续性的国际现场视察的严格监督下进行。我们认为，现在已可开始着手制定具体的核查程序。有些代表团已经提出过一些有关文件，可以作为进行工作的基础。

质疑性核查，或事实调查，一直是最为困难的问题。如果有关各方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并停留在互相指责上，谈判将无法前进。中国一贯主张，核查既应严重有效，又应适当合理。四十届联大一致通过的有关核查问题的决议也强调指出，“应竭尽全力制订适当的方法和程序，使其不具有歧视性，并且不会不当地干预他国内政或危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A/40/152）。我们认为，既然各方都同意这样的指导原则，那么只要具有诚意，就应该不难找到可以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前不久，巴基斯坦代表团提出的题为“根据未来化学武器公约进行的事实调查”的CD/664号文件，在调和不同立场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值得认真进行研究。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化学武器问题。 中国代表团将按照赵紫阳总理在他讲话中所阐明的主张的精神为早日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作出自己的努力。

主席：

我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现在请联合王国代表克罗马蒂耶大使发言。

克罗马蒂耶先生（联合王国）：

主席先生，从今天起，我们将根据工作计划的安排，在全体会议上对化学武器的问题进行两个星期的审议；化学武器问题也是我今天讲话的主题。 首先，我要对最近发生在裁军谈判会议之外、并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以及安理会声明表示反对的事件作出评论。 联合王国政府在3月21日就此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全文如下：

“女王陛下政府完全支持安理会就联合国秘书长派遣调查伊朗—伊拉克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情况小组的报告所发表的声明。

报告表明，伊拉克部队曾对伊朗部队使用过化学武器。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实际上很清楚，伊拉克一直在违反禁止使用这种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与此同时，我们充分理解声明对冲突扩大的危险所表示的忧虑，并完全赞成邻国领土完整的要求。 我们还完全支持立即停止敌对状态的呼吁，这将为有序地、全面地结束这一悲剧性冲突开辟道路”。

这是联合王国对这些事件所做的国家评论，你们还将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外听到其他国家的评论。 不论在这里的代表团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意见或重点分歧，我认为这些悲剧性事件给会议带来的一个信息却是明确无误的。 《1925年日内

瓦议定书》在过去60年一直是反对恐怖的化学战争的坚强堡垒，但是，它却需要通过完全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通过销毁那些现存的化学武器予以加强。裁军谈判会议早已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们的共同任务是为此目的拟订一项多边公约。在过去四年所进行的细致谈判中，裁军谈判会议在实现这一共同目标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在此，我愿对我的前任作为特设委员会主席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对找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共同立场方面作出的主要贡献表示敬意。1984年在厄克于斯大使的主持下提出了公约条款的纲要，在纲要中列出了大量的关于重要问题的共同立场，其中有些是以条约的文本形式出现并取得了临时协商一致意见。1985年会议期间，在波兰大使图尔班斯基的主持下又取得了进一步进展。我愿借此机会以我国代表团和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两者的名义，对他因病不能出席今天的会议表示遗憾，并祝愿他早日康复。我们都非常感激他所作的、载于CD/636和CD/651号文件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这些报告奠定了特设委员会今年工作的基础。作为现任主席，我愿简要报告一下目前的状况。

与前两年一样，特设委员会设立了三个工作小组：这三个工作小组昨天向委员会报告了它们第一个月份的工作。第一次根据公约草案中编号的条款，在工作组之间进行了责任分工。A工作小组以澳大利亚的劳先生为主席，负责公约草案第二条和第六条。它一直在全力从事第六条的拟订，特别是根据化学武器公约引起关注的物质清单以及即将对它们适用的制度。B工作组以保加利亚的波普切夫先生为主席，负责公约的第三、四、五条，一直在全力从事关于宣布和销毁现存化学武器储存的制度的第三、四两条的拟订。C工作组以印度尼西亚的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为主席，负责公约的第一、七、八和第九条以及除莠剂问题。这个工作小组首先全力从事关于磋商委员会和有关机构的第八条的拟订，这将为监督公约的实施提供组织机构。我认为重要的是，应当有一个可靠的国际体制基础来促进为使我们正在谈判的公约生效并使它抵挡住今后将会强加于它的压力所需要的国际信任。对于根据公约第九条进行协商、合作和事实调查提供一个多边基础来说，公约的制度化将会是很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对于在根据公约第三、四和五条消除现存的化学武器和生产化学武器设施的过渡时期里提供国际监督的框架。最后但并不

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连续的基础上根据公约第六条提供保证——即民用化学工业不得被秘密地用来生产化学武器，有效组织对此也是重要的。我相信，在三个工作小组中独立地讨论这三个要素是正确的，但我愿借此机会强调它们的相互依存性。对公约的信任需要建立在各种核查方法基础上，而这这就要求有一个实施核查的有效组织。

按照三个工作小组的主席昨天向特设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以及我国代表团与其它代表团进行的交谈，我发现在公约谈判中出现得到改善了的合作精神，人们对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实现我们的目标的希望也加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去年11月，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双方首脑会谈上发表的联合声明，他们重申赞成全面彻底禁止化学武器以及销毁这种武器现有的储存；他们同意加速工作达成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效的、可核查的国际公约。这个关于共同目的的声明对我们这个会议十分重要，我将不断地向坐位上我的两位邻居提醒这一点。但是，我愿意强调这样一点：我们正在谈判的是一项希望得到裁军谈判会议所有参加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遵守的多边公约。这个谈判是对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中就国际协定进行实际多边谈判是否有效的关键考验。如果我们共同迎接这个挑战并缔结一项公约的话，这将是目前方式下的裁军谈判会议所取得的第一个具体成果。作为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我将为此目的尽一切努力。

戴维·梅斯泰先生（匈牙利）：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表达我国代表团对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所感到的高兴，我们保证对您全面支持与合作。我还要向您的前任主席澳大利亚大使巴特勒先生表示诚挚的赞赏和感谢，他以负责和有效的方式主持了我们会谈第一个月份的工作。

今天，我的发言将讨论与我们的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有关的几个方面。我国政府认为，这个项目不仅对于积极参与空间活动的大国而



且对所有国家——不论其面积、地理位置、发展程度或政治纲领如何——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项目在一切政治环境中得到广泛讨论，然而，由于各种具体原因，这个项目在这一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的论坛里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

毫无疑问，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是一个典型的、必须同时在双边和多边范围内予以解决的任务。因此，必须在这两级上平行地寻找和得出解决办法。两个论坛中的任何一个最终爆发的“突然冲刺”不应在这个双重“竞赛”中引起任何惊恐，因为一方的暂时优势只能刺激另一方加倍努力。

众所周知，匈牙利不是一个空间大国。只是通过一个真正的外层空间大国的友好帮助，我们才有可能参与勘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集体计划。由于这些计划的性质以及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参与外层空间的活动完全属于和平性质。我记得，匈牙利宇航员在空间飞行时，其主要任务之一是用匈牙利设计的仪器进行实验，测量和记录人在空间的生产能力。

我认为有必要提到这一切，以便强调说明，我的话并不是以外空专家的资格才这样说的，而是对过去几星期所发生的事件进行严肃的和实际的研究的结果。

航天飞行器“挑战者号”的悲剧性事件使我们大家都受到震动，并引起人们的沉思和反省。我们当然完全清楚，一切研究活动都有风险，不排除发生事故的可能，有时也许会牺牲人命。尽管如此，这个消息使我们深感不安。我们丝毫不想以投机的方式利用这一令人悲伤的事件，但却不得不对这件事进行思考并得出一些结论。

航天飞行器是最有创造性技术的例子，代表了现有的最先进技术。它将美国和其他地方上百万最熟练技术人员的工作融为一体，所有这些人员为设计、建造和操作贡献了力量。航天飞行器的最佳发射时间是在几个月前仔细计算过的，在发射时美国外层空间研究和利用方面的高级官员亲临现场。然而，尽管具备了所有这些真正的突出的条件，这个悲剧性事件还是发生了。

现在让我们驰骋想象：在实现了号称战略防御倡议这种梦想后会是什么情景，这个倡议的实现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一个、而是成百上千个类似的、或者甚至更复杂

的系统在完全协调的情况下的操作，并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失误。让我们想象，这样的系统在发射无数个组成部分的时间或许不是精心计算过的时间，并且没有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亲自监督发射的进行。谁能预见这个系统有多少组成部分会重蹈“挑战者号”航天飞行器的覆辙。即使重蹈覆辙，但却可能有一个主要的区别，那就是不掉在海洋里、而更糟糕的是可能落在人烟稠密的地方，不一定是目标区域。此外，那些降落物体也不会是载有无辜人士的航天舱。

在科技方面、出人意外的结果是、迅速的进展以及不可预见的新鲜事物当然并非不可想象。但是，在战略防御倡议要素和基础有待发展的研究领域可以清楚地看到似乎有着不可克服的障碍。利用现在或在不久将来所能获得的科学知识，或许可以把大约100米长、几千吨重的物体发射到轨道上；但即使根据最理想的预测，这种计划在半个世纪以内是不可靠的。甚至在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实验情况下，来讨论各种问题：拥有突然爆发大量的停留于空间的能量来源的问题，需要指令和控制这个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的所谓的“神奇计算机”的问题。理论上的、计算机模拟的试验永远不可能重现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

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说明，美国政府为实现其战略防御倡议而采取的步骤使世界受到深重影响。

但是在目前，让我们假定完全自动化的战略防御倡议系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该系统的安全、无故障操作是否得到任何保障？从1981至1985年这段期间，美国的军用计算机屏幕上出现了100多次对美国进行导弹进攻的情况。幸运地是，这么多次都有足够的时间检查警报装置，发现是计算机误差引起的。有的时候，也许需要长达30分钟才能查出一个信号是假的。但至少有一段缓冲时间可以阻止立刻按电钮。现在，那种可能性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于目前军备系统的布署，用来查明信号实否的最大时间已经缩短到6—10分钟。在可预见的战略防御倡议中，安全限度的时间会减少到几秒钟。与会者还未提到下列因素：航天飞行器的发射指令顺序要求有大约1万行计算机程序设计。“星球大战”的软件程序可能需要上千万行的设计。很难想象设计几千万行程序不会出现任何误差，而在执行时，这种误差可能造成无法预测的“跳飞”现象。

但是，不仅执行那一刻充满了危险；而且美国设想的进攻和防御相结合的过渡时期可能会持续10年、20年或30年。许多专家认为，这段期间可能比我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事物都危险和不稳定。除非美国放弃它的计划，否则再自然不过就是迫使苏联发展一项类似计划或对抗计划。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由于这整个研制过程充满了复杂和不安定的细节，因而特点将会是一方或另一方在一个领域或另一个领域取得暂时优势。既然在一个强加于苏联的新的军备竞赛期间里我们不能指望有最低限度的信任，那么任何一方的暂时优势都会被另一方认为是对其安全的直接威胁。因此，永久的、变化着的不稳定将会成为经常状态。这才是真正的、不幸的燃眉之急。

“挑战者”号悲剧性事件对战略防御倡议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首先，人们从航天飞行器的灾难中得知，整个人类都被束缚在一个宇宙飞船中，纠正误差的决策时间已经减到几秒钟。

第二，这个悲剧应当提醒世界，尽管人们采取了最有系统的预防措施，然而在利用高级技术时，还是可能发生事故的。

第三，航天飞行器“挑战者”号又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任由机器和仍然无法控制的军备竞赛所支配，处于几秒钟就可能爆发的危险之中。

这项重大的问题很简单：只能进不能退的地方在哪里？然而，很难找到答案。但是，必须准确地、不再拖延地找到答案。当我说“只能进不能退的地方”时，并不是指及时地给某事下个定义。唯一切实可行的下定义的方式就在于过程本身因此，问题是这个过程是否已到了“只能进不能退的地方”了。我认为，必须在防止和停止之间找到分界线。我认为，只要防止仍是可行的，这个过程就是可逆转的。裁军和军备会谈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在这两个阶段中存在着的困难之不同的例子。人们应当记得，在实际的武器削减和裁军措施方面还有着障碍，或者应当记得，讨论在每一方各有一百万人的“安全限度”的情况下各自撤退大约11,500和6,500名士兵，这种讨论已有很多年了。

因此，防止不但较少困难，而且当进行谈判时，它对全世界而言也更为安全。

条件是，谈判真的在进行的话。但是，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必须毫不拖延地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进行谈判。现在已经具备、或者可能毫不费力地创造必要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裁军谈判会议面前放有一份苏联代表团于1983年提交的关于限制在外层空间、和从空间对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苏联最近又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目的是缔结一项确保空间物体享有豁免的国际协定。

另一方面，仍然需要创建谈判论坛。裁军谈判会议去年成功地设立了特设委员会，后者承担下述重要任务：回顾在外层空间总的现状、对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威胁以及防止这种威胁的必要性。任务是明确的：必须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以便根据联合国大会第40/87号决议开始实质性谈判。我国代表团在特设委员会去年工作期间已经表明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们今年仍将继续积极地参加建设性的谈判。因此，主席先生，我们请求你加强旨在就设立特设委员会达成协议而进行的磋商，以便在本月结束前就能开始工作。

主席：

谢谢匈牙利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现在请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发言。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本来希望能在今天专门就议程项目5发言。不幸的是，新闻媒介已经报导了美国于3月22日星期六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了一次核试验的消息。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次试验的目的是对新的侏儒式洲际弹道导弹的核弹头原型进行试验。

如果说，对这个“事件”应当表示遗憾，这是太委婉了。这不是可以对之表示沉默、将之忽略的普通核试验。这次核爆炸是对国际社会要求苏美共同暂停核武器试验并以此作为达成全面彻底禁试协议的第一步的希望严重打击。这是一

种蔑视国际公众舆论的行为、是一种无视大多数国家政府在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的《最后宣言》中在联合国大会第40届会议的决议中以及在今年2月28日的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坦桑尼亚、瑞典和希腊领导人的联合信件所作的多次呼吁的行为。

看来美国进行核试验的时机，除为了显示美国决心破坏为建立暂停和创造有利于就核禁试条约进行谈判的气氛所进行的一切努力之外，没有其它政治意义。我们不应忘记这些事实。

1985年8月6日，苏联提出了到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单方面暂停。这个暂停包括苏联所有的核爆炸、既包括为军事目的、也包括为和平目的而进行的核爆炸。尽管美国政府没有作出相应的行动，但是苏联仍将其暂停试验延至今年3月31日。此外，M·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答复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坦桑尼亚、瑞典和希腊的信中明确地宣布，苏联的暂停在3月31日以后、在美国首先进行核爆炸以前仍然有效。

我们认为，应当考虑到苏联采取建设性的和灵活的立场来观察和判断美国最近进行的这次核试验。苏联的暂停至今已持续了七个多月了。这是以苏联自己的安全以及其盟国的安全为代价的。裁军谈判会议很清楚，苏联愿意在任何基础上进行谈判——不论是双边的、三边的、还是多边的谈判。苏联已表明了它愿意讨论任何监督措施——不论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措施，包括现场视察。但是，美国却作出决定来显示它只是愿意在进行核试验方面进行竞争。

人们不应忽视美国的公众舆论多年来赞成停止核试验这一事实。最近，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美国政府“立即恢复与苏联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在星期五——美国最近一次核试验的前夕，60名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要求里根总统停止进行计划中的核试验。但是，这没起任何作用。

美国政府既忽视美国的、也忽视世界的公众舆论。它又一次证实了它不愿意为减慢、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而采取实际的、的确必要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集团、21国集团和中国在寻求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中都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时，裁军谈判会议在议程项目1陷入僵局，这并不令人奇怪。

现在，我想谈谈议程项目 5。

保加利亚代表团与会议厅中的绝大多数代表团一样，极为重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

显而易见，国际社会今天面临着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国际社会要么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要么就将面临对地球上的和平和生命十分危险的严重后果。逻辑和常识要求我们避免用更加尖端的自我毁灭的手段为罪恶的竞争增加新的和极其危险的领域。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任务与核裁军的目标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毫不相干的。从战略安全角度来说，这两个问题就象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防御系统和进攻性核武器一直被认为是战略均衡的有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方加强战略防御很自然会被另一方认为是企图获得战略优势。比如，随着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而另外获得的进攻潜力，按照逻辑推理等于该系统抵销的战略导弹的数量。为了恢复平衡，将使战略武库中核武器数量增加，并且将考虑采取其它种种反措施。

1972年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清楚地说明苏联和美国对战略安全的复杂性达成的相互谅解。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开辟了通向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中达成协议的道路。

今天，世界正位于军备竞赛在所有领域中、特别是核领域中，空前扩大的门槛。建立以空间为基地的防御肯定会破坏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将导致在地球和太空、放手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竞赛。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防止把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实际上意味着消除大幅度削减核武库的障碍。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不愿意严肃地讨论由于空间武器化的可能性日益增加而引起的问题的人，实际上不希望停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

M·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苏共中央第27届大会上说：“现在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现实的、确保军备竞赛不扩大到外层空间的解决办法，否则将为时太晚。不能允许用“星球大战”计划来刺激进一步的军备竞赛、或以此作为大幅度裁军的障碍”。我们同意这篇讲话的观点。

在戈尔巴乔夫总书记1月15日声明中提出的苏联关于逐步进行核裁军进程的计划，目的是到2000年完全消除一切核武器。这为实现苏美在日内瓦首脑会谈上共同商定的目标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15年的期间里消除一切核武器是世界所能希望的最好的结果。这是一个平衡的、全面的计划，它考虑到其它国家表示的主要忧虑。双方都放弃研制、试验和部署空间打击武器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它是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苏联提出的是一项在15年内确保和平的天空和无核世界的计划。至于美国，我们很难看出它所承担的“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的义务怎样能与其研制、试验和引出空间武器的计划相调和。

新闻报道正在提供新的证据，证明所谓战略防御倡议研究正在进入更高级阶段。令人注意的是，美国的研究正在从技术研制转入主要试验，这样就更接近于试验和最终部署的时候。

人们多次在这个会议厅里谈到，这条道路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我国代表团认为值得反复强调：通过建立一个完全无漏洞的防御使核武器“失效和过时”的口号是幻想，也是烟幕。现在正在研究出来的复杂的空间技术在不远的将来将不会毫无漏洞。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防御系统”的希望似乎同从前想创造一个永动机的美梦一样不现实。与此同时，不能够也不应当忽视或低估建造一个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有效的太空盾牌——这是不能排除的——的意义，它的建成等于是实现了战略优势。结果，首先使用这柄核剑的诱惑将以令人难以估计的速度增长。事实上，人们不能不感到奇怪：战略防御倡议的目标和真正的方向怎样能和苏美联合声明中的“双方都不寻求军事优势”的承诺以及在同一文件中承认的“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能打”相调和。

即使我们假设任何人都不会故意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话，这也不意味着部署空间打击武器将会加强国际安全。相反：不管拥有空间打击武器的国家的政治意愿如何，核灾难的危险将会大大增加。所有国家、所有人民都将成为没有智慧的自动化系统的人质，这个过程可能是逐渐的，但是肯定的。如果发生事故，技术的人质在几分钟内就会变成技术的牺牲品。因为计算机将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们将在地球上的生命和死亡之间作出抉择。企图在有目的核灭绝和意外引起的核灭绝之

间划一条界线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们认为，阿德勒·西蒙在二月十日《国际先驱论坛》上正确地指出：“如果美国继续把他们的儿童的未来当赌博押在没有止境的军备竞赛和将会造成全球不稳定的、以空间为基地的武器系统上，那么，我们将很可能面临着一个类似于吞噬“挑战者”号宇航员的火球；所不同处只是它将在全世界到处仿制，并完全可能把整个地球吞噬掉。”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是一个复杂的任务。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个观点：在多边和双边范围都需要做出巨大努力，找出有共同意见的领域，从而制定协议切断一切导致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可能渠道。

我们认为，双边和多边谈判并非相互排斥的办法，特别是就议程项目 5 而言更是如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它们能够而且应当平行地进行，相互补充和加强。

我们觉得，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审议已经概括提出了为制定一项或多项防止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协议裁军谈判会议能起作用的领域。

在我们过去的工作中，参加会议的多方代表团都提出有必要建立一个保护卫星和禁止反卫星武器的制度。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许多成员国的立场，苏联代表团建议会议制定能够加强在空间活动领域中各国之间信任的部分措施。我国代表团支持苏联提出的关于制定或缔结一项确保空间物体免受危害的国际协定的提案。我们认为，禁止对卫星使用武力的多边协定符合所有国家——不论是那些往轨道上发射卫星的国家还是那些利用卫星服务的国家——的最高利益。这样一件多边法律文书的基本要素应当是：各国家承担不对空间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义务；各国保证不研制、不试验、不部署新的反卫星系统和消除现有的反卫星系统和相应的监督和遵守该协定条款的形式。

联合国大会在第 40/87 号决议中，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在 1986 年会议开始的时候，重新建立有足够的职权范围的特设委员会，以便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及其一切方面缔结一项、或在认为适宜时缔结几项协议进行谈判”。考虑到几个代表团的反对，又提出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即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其职权范围是通过实质性的和全面的审议来研究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以便为其后缔结一项协议或多项协议找出有共同意见的领域。



我们觉得，这种作法与一些代表团提出的看法没什么不相符；这些代表团认为，关于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并未结束，并且有必要继续对所有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审议。我们提出的，“以便找出有共同意见的领域……。”的措词没有也不可能妨碍特设委员会继续进行去年开始的工作。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个非常正常的目标，对于进行有意义的工作是必要的。

裁军谈判会议1986年会议第一阶段现在已接近结束，而不是刚开始。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对在裁军谈判会议尚未就项目5建立特设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表示深为关切。回顾一下美国代表团上个星期四所说的“我们所面临着的一个紧迫的裁军问题是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虽然有些奇怪，但却是值得的。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现在是某些代表团将言语变为行动的时候了。

德思普雷先生（加拿大）：

主席先生，这个论坛的参加国将会知道，联合国秘书长已经根据他向海湾地区派遣的国际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向安理会报告，在海湾战争中又使用了化学武器已经证实。安理会主席于3月21日代表安理会发表了一份声明，强烈谴责违反《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继续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安理会的声明还再次要求，严格遵守议定书的条款。这是第三次确认了在这场战争中使用了化学武器。这一次证实伊拉克部队对伊朗部队使用了化学武器。这应当使整个国际社会感到沮丧。

众所周知，加拿大对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特别关注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联合国大会第40届会议时，加拿大的外交国务部长尊敬的乔·克拉克先生交给秘书长一本关于调查使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手册，目的就是为最近刚刚结束的这种性质的调查有所帮助。3月11日，我们将这本书提交给裁军谈判会议，将来在核查办法成为现在所谈判的化学公约的一部分时这本书将会有用处。加拿大赞成秘书长又一次采取主动，对最近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进行调查。

加拿大作为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签署国，强烈

反对使用化学武器。 我们呼吁 1925 年议定书的所有签署国、包括海湾战争中的两个交战国遵守它们的法律义务。 我们坚决谴责已经作出的、或将要作出的违反该协议的任何行动。

加拿大政府采取这种立场绝不是为了偏袒这个悲剧性战争中的任何一方；这场战争应当根据安理会第 582 号决议通过谈判尽快结束。我们所关心的是维护和加强国际协议的权威和完整性。

我们还对在这个论坛中为达成可核查的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并其得到普遍应用所进行的努力产生破坏影响的任何行动表示关注。 最近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应当提高我们完成这一重点任务的紧迫感。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一致谴责今后任何使用这种武器的行为，我们根据协定已将这类武器定为不准使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伊斯拉埃良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代表团今天将着重谈论核禁试问题。 这一问题今天已经超出了它的军事范围而成为一种用以衡量我们对世界命运所负责任有多大的标准。一种准备接受新的政治思想的标志，而归根结底是外交政策中的一种道德和民主主义的尺度。

苏联刻正暂停一切核爆炸。 七个多月来我们停止了所有核爆炸，包括用于试验目的和和平目的核爆炸，我们在军事和经济领域中为此付出了代价。 尽管这一单方面的暂停不久将于 3 月 31 日到期，但苏联打算到那一天以后也不进行核爆炸——直到美国进行首次核爆炸为止。 今天这一结束核试验的历史性机遇能否实现现在就要看美国的了。

坦率地说，今天我们抱着对人类前途深感关切的心情发言。 唯一能够解释美国在禁止和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所做行动的就是它对危险形势的理解完全错误，而其中基于国际关系中实力政策的过时陈腐的概念正在左右着我们。 最近，美国 3 月 22 日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的核试验只能被解释为是对全世界的挑战。 这一爆炸是白宫对全世界公众舆论的要求、对联合国大会的无数决议和对全球千百万怀

着善意的人民的愿望的答复。这一新的核爆炸是白宫对于六国领导人在这一关键时刻向真诚呼吁苏联和美国领导人不要在下一次苏美首脑会议之前进行任何核爆炸的回答。最后，这是白宫对大多数普通的美国人和美国不同的政治和反战组织代表们的要求，和对美国国会决定的答复。华盛顿的军国主义行为揭露了美国宣称的所谓政府政治之“民主”性质的虚伪性，证明了它不仅公然无视美国公众的愿望而且甚至是国家最高法律机构的建议。

众所周知，1984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立即开始同苏联会谈目的在于缔结一项可核查的全面禁试条约。今年2月，众议院代表以绝大多数（268对148票），通过了一项载有同样要求的决议。该决议在其序言中指出：“全面禁试条约将会以约束美国—苏联核武器竞赛和加强防止核武器扩散努力的方式促进美国的安全”。这是一项十分公正的声明，我们赞成。决议进一步指出，“过去的五届政府曾支持实现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这当然是一个历史事实。关于核查问题，决议指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必须是能够充分核查的，在通过地震和其他手段监测地下核爆炸的方法上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我们对此也表示同意。在执行部分决议载有已经指明的提早开始谈判的呼吁，以及要求提交政府批准的美国 and 苏联1974年和1976年签署的《级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我们对此也表示支持。

我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这一决议符合全世界的要求。我们这样说不是要置美国政府于尴尬的境地，而是为了重新强调改变美国政府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立场的紧迫必要性。

苏联一贯主张双方都暂停一切核爆炸，并且为详细制定一项全面和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目的继续积极工作，以便及早开始双边、三边或多边谈判。该协议是1985年1月15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提出的核裁军方案里的一项特别重要的步骤，这篇讲话受到全世界的广泛赞同。我们愿意考虑在这一条约中增列我们为确保遵守暂停一切核爆炸提出的现场视察措施。

然而，美国的立场妨碍了详细制定一项条约的进展，事实上1982年它就放弃了以前五届政府的政策，并且声称它不准备在可预见的未来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美国近年来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借口，试图为这一行动进行辩解。然而，今天我们愿意剖析一下美国曾经和似乎继续常常用来使禁止核武器试验会谈陷入僵局的论点。这就是核查问题。

首先我要强调，苏联对于核查的可靠性和严格性、对于绝对尊重协议和确保所有参加者在这方面充分信任的兴趣绝不亚于任何人。正如1986年1月15日M·S·戈巴乔夫声明中明确表明的：“核查对于我们不成问题。倘若美国同意在对等基础上停止一切核爆炸，国家技术手段配合国际程序，其中包括必要时的现场视察，将充分确保对遵守暂停的适当核查”。

苏联还向美方提出建议，同意由双方观察员在对等基础上和提出请求时参观核试验场地，以便消除对这种事件是否与核爆炸相关的怀疑。简而言之，苏联接受核查——只要这种核查是针对具体协议是否得到遵守的核查。

我们已经向美方提出，同意举行两国专家会议，以便拟订核查双边暂停核爆炸情况的适当程序。

因此，尽管——应当明确地说明——苏联，特别是美国的现有技术已能为确实不进行核爆炸提供可靠的监视手段，但苏联并没有把核查核禁试方法仅仅限于国家技术手段。顺便说一句，美国具有的这种核查可能性比苏联更大。其原因就在于苏联的全部领土被美国或由美国资助的地震台站包围着。这种台站有些位于与苏联和华沙条约缔约国直接毗邻的国家，因而能够较精确可靠地确定爆炸地点、时间和深度和对爆炸当量的估价。这种台站共约200座，而我方大约只有20座。苏联认为我们的20座台站足以监测我们领土以外进行的核试验。

美国的200个台站配备有最现代化的仪器，其装置地点远比我们的20个台站方便，要说其作用反倒不如我们的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美国地震学家们自己的结论已表明：苏联边界以外仅由15个台站组成的地震台网就能检测出在苏联的任何地方进行的当量为1000吨的地下核爆炸，检测概率不低于百

分之九十。全世界若干地震台站记录到低当量工业用化学炸药的爆炸证明了地震方法的能力。《国际地震中心公报》载示，当量为20至30吨的爆炸能够在两千至三千公里距离之外记录到。

因此，美国的地震台网实际上可以在很大的可能范围内监测到在苏联领土内发生的、当量远低于1千吨的地下核爆炸。

现实的评价清晰地确认，实际上也不可能进行秘密核爆炸。即使使用隐蔽措施也无法提供进行核爆炸而不被检测出的机会。尽管在大洞穴中进行的低当量爆炸其地震效应可能减弱十倍（称为“解偶”，但这种洞穴本身只能首先由大当量核爆炸构成，或由技术上相当复杂的其他方法构成。但不论是开凿洞穴的第一种方法或是任何其他方法实际上都不可能检测不出来。而且，由低当量（1千或2千吨）洞穴爆炸引起的地震信号能够在数千公里距离之外记录到。

至于借助地震背景隐蔽地下核爆炸，必须指出，现代化的处理由地震台网记录到的地震震动方法使我们能够在地震记录背景下甄别出核爆炸的地震信号。而且，应当记住，这种隐蔽核爆炸的方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无法预测地震的确切时间、地点和强度以便提前放入核炸药和进行核试验的其他必要的准备工作。

确有那么一些人，包括本会议的一些参加者提出，大的化学工业爆炸有可能成为隐蔽核爆炸的有效手段。然而，实际上我们看到，这种方法事实上也无法应用，因为这种爆炸的威力必须比所要隐蔽的核爆炸高出几十倍。

应当指出，核查地下核爆炸的地震方法可以使用其他方法加以补充。目前，正在研究伴随地下核爆炸的次声频声波在电离层和地球磁场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可由地面台站和卫星记录到。放置在海洋中的地震和水声装置能够用于检测核爆炸。地球扫描卫星能够检测和记录到进行地下核爆炸的准备工作 and 这种爆炸在地平面上所产生的后果（大坑、地表破坏、温度变化等等）。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目前对地下核爆炸并发效应的了解和一些国家的科技能力已使得我们能够依靠国家技术手段侦测核试验。现场视察等国际程序彻底消除了人们对核查可靠性的怀疑；而且，随着所有国家停止核爆炸，它将会使得这项工作的进行变得容易多了。

面对这一事实，美国不得不愈来愈频繁地承认，放弃核试验实际上不符合华盛顿的愿望，因为它不符合美国的长程目标。

对所有人都变得很清楚，只要有停止和禁止一切核爆炸的善意和共同愿望，一项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协议，其中包括适当的核查条款是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制订的。在协议道路上不存在无法逾越的技术障碍。主要的障碍是美国的非建设性立场，美国公然宣布它需要进一步进行核爆炸以便将其制造新型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的计划付诸实施。

上述情况的进一步证据是裁军谈判会议目前旨在就议程项目 1，“核禁试”设立特设委员会的会议工作。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以及一些西方国家为制定相互可接受的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而积极努力，但美国及其最密切的盟国并不打算表现出一点灵活性而且以一个“不”字对付达成解决办法的所有尝试。美国的这种立场只能引起义愤，只能说它是对几乎遍及全世界的利益和舆论以及美国本身大多数公众舆论的完全蔑视。

最近在向国会转送五角大楼概算时，美国国防部长发表了如下讲话：“美国现在从实力地位出发开始行动。我们必须使苏联相信这不是一种短期的趋势。我们不仅要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实际上这是进行有效谈判的唯一途径。”

在这方面人们可以提出一个合乎情理的问题：华盛顿政府代表的这类讲话和美国拒绝进行详细制定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怎么能与美国总统在日内瓦宣布的放弃谋求对苏联军事优势的努力相一致？

至于苏联，我们对于核禁试问题的立场是非常明确和富建设性的。它由以下内容组成：

第一，苏联在给 6 国领导人的复信中声明苏联即使在 3 月 31 日之后也不进行核爆炸——直到美国进行首次核爆炸为止。

第二，我们赞成以国家技术手段核查核禁试，辅之以适当的国际程序，利用地震学的所有成就，和在必要时进行现场视察。

第三，我们愿意利用 6 国领导人关于协助核查包括现场视察在内的核禁试遵守情况的建议，当然对方也得接受这一建议。

第四，我们建议毫不拖延地开始详细制定一项关于全面和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并且重新恢复或开始任何形式——双边、三边、多边——的适当谈判，而不把这一问题与任何其他问题扯在一起。

第五，我们建议这种谈判一开始就同时处理核查问题。

第六，我们甚至准备同意一种解决办法，其中首先由苏联和美国同意停止任何核爆炸，而其他核武器国家将在以后停止这种试验。

第七，我们赞成在裁军谈判会议范围内就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所有方面。其中包括足够的核查措施进行多边谈判。会谈的目标应当是：详细制定一项条约草案，以有效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并在其中载列普遍接受的条款，防止以和平核爆炸方式逃避这一禁试。

第八，我们愿意在对等基础上立即批准1974年和1976年苏美两国双边协议，并且在这样做时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

第九，我们同意进行协商，以期将1963年《莫斯科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它不曾包括的地下试验。

第十，我们对裁军谈判会议内一个适当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问题也采取灵活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准备与不结盟国家以及那些赞成就核禁试开始谈判的西方国家进行合作，一旦设立，我们不反对在特设委员会内建立关于禁止范围和核查条约遵守的工作小组的建议。我们也不反对其工作计划包括对未来条约所有关键问题的审议。

最后，苏联对于尽速实现核禁试感到关切，因此准备支持地震专家小组继续活动的建议，目的在于使国际地震数据交换更为精确。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为核查全面和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遵守情况而千方百计地协助详细制定有效措施的愿望。

作为结尾，我愿再次指出，正如最近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强调的，苏联“本身将继续竭尽全力，将紧迫地解决停止核试验问题置于实际轨道并确保彻底消除核武器库”。我国正尽一切努力力图避免一场核灾难。

我们准备走这条路上我们该走的部分：但剩下的部分应该由美国来走，不能光是坐而言，而必须起而行。

主席：

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登记要发言的都已发了言。还有哪个代表团愿意发言？我请美国大使洛维茨先生发言。

洛维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今天两个代表团就最近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的地下核爆炸作了发言。我们当然想有机会仔细研究这些发言并希望以后对它们进行更全面的评述。此刻我只想简单地讲如下的一些话。

首先，这次试验完全符合美国关于核试验的立场。正如我们在本论坛和其他一些场合明确阐明的，这种试验有助于维持核威慑，而它是美国及其盟国所依赖的。其次，这一试验的进行完全符合美国现有关于核武器试验条约的义务。再者，美国继续认为，争取朝着我们共同享有目标进展的最好途径就是在可核查的情形下迅速、大量削减核武器的数量（双边核会谈和太空会谈正在谋求这种削减），并进行其他努力，例如消除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化学武器。

我们对于可核查的暂停——我们关于它的经验并不是积极的——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在这一阶段结束时容易恢复试验，甚至有增无减。

说到公众舆论问题，这是今天两个代表团发言的特色，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从这些代表团听到这两个国家的公众脉搏，乃至立法意见。例如对于苏联在过去10年里自己经过重要试验阶段之后部署了无数新型导弹抱持什么意见？

伊斯拉埃良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为答复美国代表的请求，即我们应当提供关于我国立法机构立场的材料，我愿提到并且准备在本会议下一次会议上散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就核禁试致美利坚合众国国会的呼吁，这份材料已于几天前由莫斯科送往华盛顿。



主席：

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还有哪个代表团愿意发言？如果没有的话，在结束本次会议之前，我愿通知各位，我正在积极寻求就议程项目 1 和 5，还有议程项目 2 和 3 进行磋商。目前，我还不能告诉各位关于这些议程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但无论如何我打算在下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之前继续这一磋商。届时，我将在把主席职位移交给尊敬的巴西代表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之前报告磋商的结果。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会议将于 3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本次会议到此为止。

中午 12 时 45 分散会

×× ×× ×× ×× ××